

述羅布地形之後，對於前人苦心探尋之河源問題，按其時代之先後，畧述梗概，以爲讀者之助焉。

1. 西域初源說 按黃河初源之說，首見於禹本紀及山海經，史記大宛傳贊引禹本紀言，『河出崑崙，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。』按禹本紀，其書不傳，今但見史記大宛傳贊所引數語而已，未能窺其全豹。山海經，海內西經云：

『崑崙墟在西北，帝之下都，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北，西南又入渤海，又出海外，即西而北，入禹所導積石山。』又西山經云：『積石之山，其下有石門，河水冒以西流。』

按山海經，傳爲伯益所作，埋蘊歲久，編革稀絕，書策落次，難以緝綴。後人假合，復經竄益，故不盡可據也。但河水出崑崙，潛入積石，爲漢初普遍之傳說。淮南子墜形訓，亦言『河水出崑崙東北隅，貫渤海，入禹所導積石石。』則與山海經所述，大致相同。但考史記漢書所記，均言河水注渤海。山海經西山經又云：『渤海爲河水之所潛，』與海內西經，不無矛盾，則其所記必有一誤。故述黃河初源，當以史記漢書爲主也。

史記大宛傳云：『于寘之西，水皆西流，注西海。其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。鹽澤潛行地下，其南則河源出焉』。

按大宛傳所述，爲張騫使大夏還，具言於漢武帝者，今推張騫還漢路線，蓋由大夏，並南山，欲從羌中歸，而爲匈奴所得。大夏在今阿姆河南巴爾克一帶，由此東行，必沿阿姆河上溯，過葱嶺，經扦架，于寘，而至羅布淖爾，不及青海，即爲匈奴所獲。則騫之所言，皆爲及身所親歷者，當較可據。大宛傳又云：『漢使窮河源，河源出于寘，其山多玉石采來。天子案古圖書，名河所出山，曰崑崙云。』此雖不言爲張騫語，然以河源出于寘，漢史所言，必皆相同。雖後人有訾議張騫于寘之西，水皆西流注西海之語。但由實地考察所得，印度河與于闐河均發源喀喇崑崙山。于闐河出於其北，東北流。印度河出於其西，西南流。與張騫所言暗相符合。蓋張騫使大夏還，過葱嶺，傳聞身毒等國，必已悉聞印度河源，與于闐河源之同出一山矣。故張騫使西域，雖非專爲窮河